

山西地方戲曲叢書

宙录

(關 鄭)

山西人民出版社

章 景

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音像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2号

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48 • $\frac{5}{8}$ 印张 • 17,000字

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九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27册

统一书号：10088·303

定 价：一 角

前　　言

《审录》是晋南郿鄠戏传统剧目之一。

故事出于山西洪洞县左龙庄：皮氏与赵监生私通，毒杀本夫申宏，反诬告申之妻苏三（玉堂春）所为。王知县受贿，竟将苏三问成死罪。幸遇八府巡察王金龙复审，王正是苏三旧日情人。终得审清了案情，平反了冤狱。王不负旧盟，旋及相认，终于破镜重圆。

原本共三场，有“夸官”、“起解”、“会审”，而无“监会”。整理时，感到“夸官”一場单薄，故删去，仅在“起解”、“会审”两場中作了适当丰富，并将审問苏三与公子在院下叙述旧情的一些庸俗詞句，予以压缩和修饰。

卢瑞春

一九五七年九月

審 錢

盧瑞

人物：

苏三	崇公道	王金龙
刘秉义	张道潤	王知县
提牌官	四衙役	禁子
門子	四校尉	二刀斧手

第一場 起解

提牌官：（內白）馬下来了！（上，唱高調）

大人将令往下传，

哪个胆大不听言。

行步来在洪洞县，

翻身下了馬雕鞍。（裁）

来在洪洞小县，冷冷靜靜，待我击了堂鼓。（击鼓介）

(把荷役引王知县上。

王知县：大人到来，有的何事

提牌官：呔洪洞县！上司按院有的提牌到来，
提女犯苏三连夜进省复审。一步来迟，找
头来见！

王知县：上馬金。

提牌官：免！

王知县：下馬宴。

提牌官：免！（下）

王知县：請了請了。喂呀厉害！（唱五更調）
吓坏我王知县，
忙把禁公喚。

禁子哪里？

（禁子上。

禁 子：禁子伺候老爷。

王知县：（接带）

叫声禁子細听爷言，
后监内速提犯妇女苏三。（留）

禁子，后监提苏三前来。速些，快些！王
八蛋！

禁 子：遵命。老爷提苏三哩！

苏 三：（内白）怎么說！（上，唱滚白）

耳听一声唤苏三，
吓的我胆颤心又寒，
身上穿的红，
项上戴长板，
板上写大字，
死罪、女！苏！三！（转长城调）
忽听老爷唤苏三，
战战兢兢不敢前。
无奈何掌口双膝跪，
老爷唤我为哪般？（雷）

王知县：下跪你是苏三？

苏 三：是小女子。

王知县：（唱银纽丝）

开言叫声女犯苏三，
上司提你进太原。
老爷叮囑你，
牢牢记心间，
见大人千万莫把口供变。（裁）

苏三，你的喜事到了。

苏 三：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

王知县：上司接院大人，有的提牌到来，提你
太原定审，岂不是一喜？苏三听爷吩咐，

此一前去，千万莫变了你的口供，若还变了你的口供，說是你来看！

苏三：爷爷，看着什么？

王知县：你的性命就出在爷我的手，爷的官职就出在你的口。可曾記下？

苏三：青天大老爷，小女子我記下了。

王知县：記下了好，站起来。（写公文）

苏三：恩寬。

王知县：禁子。

禁子：有。

王知县：命你前去打扫獄神殿，打扫一毕，苏三好来參神，參神一毕，莫刻就要起程。

速些！快些！快当些！

禁子：是。苏三随着我来。（同苏三下）

王知县：崇公道來見。

衙役：崇公道來見。

〔崇公道上。〕

崇公道：崇公道与老爷叩头。

王知县：站下。崇公道听爷吩咐，命你押解苏三前往太原复审，莫刻就要起程。这是公文一角，沿路多加小心。（与衙役同下）

崇公道：遵命。（唱銀紐絲）

我在衙下当长解，
常与犯人打麻缠，
这次赴太原，
路途很遥远，
押女犯还得好言劝。（童句）

一霎时来在监门前。（藏）

来在监门静静悄悄，想是伙计睡了长觉。
有人么？滚将出来！

〔禁子上。〕

禁子：扫罢狱神殿，又听犯人喊。这是谁喊叫的又想坐监，待我看过。原是老伙计。
老伙计前来作甚？

崇公道：我提差来了。

禁子：监内叙话，监外叙话？

崇公道：监内叙话。

禁子：（开门）伙计进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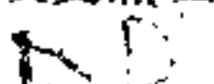
崇公道：你常在监内坐着吧。

禁子：老伙计，太原提调苏三，又是你的长解？

崇公道：你如何得知？

禁子：我会算。

崇公道：你会变？蛤蟆变蟹哩，越变越圆了。



禁子：閑話少說，獄神殿打扫好了，先駐蘇三參神。

崇公道：快快喚來。

禁子：是。（向內）蘇三參神來。

（蘇三上。）

苏三：（唱長城）

太原有文把案調，
洪洞縣將我已汙消。
到省死活難分曉，
不由教人哭嚎啕。

崇公道：蘇三接喜喜到。

苏三：老伯，你和老爷的話一样。

禁子：蘇三早知曉了，我也早听到了。

崇公道：知道了當沒說。我老漢的長解你可不明白吧？你先參神，待我打卷行李，霎時就來。（下）

禁子：开了獄神殿，（开门）蘇三快祭奠。

（下）

苏三：請。天哪，哎呀蒼天！我蘇三遭此不白之冤，只有向神靈祈禱了。（進廟，喟銀絲絃）

进的庙来忙跪倒，
与獄神爷爷把香燒：

保佑多保佑，
保佑我死不了，
我苏三冤比天高神該知晓？
二次开言再祷告，
獄神爷爷听根苗，
保佑多保佑，
保佑王三少，
你保佑我金龙哥哥身榮耀。（重句）
我夫妻重修庙宇挂紫袍。（藏）

〔崇公道同禁子上。〕

崇公道：苏三，参过神了？

苏 三：参过了。老伯行囊打卷好了？

崇公道：打卷好了。来来来，把这个行枷戴
上。

苏 三：怎么还得戴这个行枷？

崇公道：朝廷的王法，怎能不戴。

苏 三：苦呀！

崇公道：莫要哭，来来来受个屈儿戴上。（与

苏三上行枷）

禁 子：老伙計，苏三当面交与你，沿路以上
跑了走了，与我无关。

崇公道：自然与你无关。开了监门。苏三咱们走。

禁子：监门开了。（开门）

（苏三、崇公道出监，禁子闭门下。）

苏三：（唱花红腔）

狱门倒有三尺高，
低下头儿弯一弯腰。
项上戴长板，
穿红上手铐，
犯妇女苏三，
大字板上标，
上司有文调，
太原走一遭，
小女子这才出了洪洞狱牢。
出得狱来拜三拜，
众位爷台听心怀，
有人南京去，
与我把信带，
晓于王公子，
教他早回来，
你就说苏三太原起了解。（重句）
你教他中途路上赶我来。（截）

崇公道：苏三，你吱吱咩咩地喊叫何来？

苏 三：煩老伯与我代問一声，有往南京去的客商无有？

崇公道：問他为何？

苏 三：与我那三哥捎个口信，就說苏三太原一起了解了。

崇公道：苏三，我看你是割了头还走了十里路。

苏 三：此話？

崇公道：人死了心还不死。

苏 三：老伯，你与我聞一聞吧！（哭）

崇公道：莫要哭，待我与你聞来。（向內）列位請了。

內 ；請了。

崇公道：有上南京去的客商沒有？

內 ；前些天倒有。

崇公道：現在呢？

內 ；現在淨剩下走东口跑西口，喇嘛庙到包头，都是些拉駱駝的。

崇公道：唉！太不遇幸了。苏三，人家說了，前些天倒有往南京去的客商。

苏 三：如今呢？

崇公道：如今有的走东口跑西口，喇嘛庙到包头，都是些拉骆驼的。

苏三：唉！我苏三就这等苦命哇！（哭）

崇公道：莫要哭，行至中途再好打听，咱们走哇。

苏三：（唱五更）

老伯对我讲，
无有顺路客商，
与我三哥消息难来往，
这件事叫人好悲伤。
走过估衣巷，
转弯是益元堂，
望我的人儿一街又两行，
并无人替我鸣冤枉。（重句）
一霎时来在北门上。（同出門，轉
韻調）
低头出了洪洞县境，
顺着大路往北行。
扭回头儿望洪洞，
望不见水围莲花城。
迈步来在大槐树，
老伯不走为何情。（截）

老伯为何不走？

崇公道：苏三，你看这南来北往之人，都要在这大槐树底下歇息一二。这么热的天，我空走还出汗哩，何况你那女流之辈，戴着行枷，累也够累的了。不如我给你把这行枷去下，歇息歇息再来起程。

苏 三：老伯，这是朝廷的王法，如何去得？

崇公道：王法屁法，他媽那个头发！在城内由他，出城就要由咱。来来来不要怕，待我给你去枷。（去枷开锁）

苏 三：如此看来，老伯你倒是个大大的好人。

崇公道：好人連个儿子也沒有。

苏 三：这么好的人，为啥連个儿子都沒有？

崇公道：不但沒儿，連孙子都給擋住了。

苏 三：老伯若不嫌弃，我愿做你的螟蛉女儿。

崇公道：唉！通不得吧？

苏 三：爹爹轉上，受女儿一拜。（跪叩）

崇公道：起来起来。哈哈哈……我老汉活了半輩，想不到会收了这么个干女儿。我成了娃的干爹了，穷的該給个什么見面礼儿

呀？这这这……有了，苏三，你是我的干女儿，这根棍儿权当见面礼儿，拄着它当个三条腿儿，走起路来不费劲儿。咱们慢慢的走哇。

苏 三：（唱慢西京）

有苏三在中途自想自忖，
思想起当年事好不伤心。
我的父得中了初期出任，
三元县坐正堂管辖黎民。
遭不幸得下病饮食不进，
医无效在任上一命归阴。
后继母她把那良心丧尽，
七岁上她把我卖与娼门。
在院下玉堂春穿绸着锦，
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留）

崇公道：苏三，这时候和那时候不能一般，在院下鸨儿在你身谋利，让你穿绸挂缎，你心里可是十分辛酸；今天坐了监，身把罪衣穿，但盼到太原，能把冤平翻，称心日子在后面，何必发熬煎。走哇！

苏 三：（接唱原调）

太原省提苏三察院审问，

听我把腹中冤一一細陈。
我一恨只把那天爷恨，
你为何生苏三不能如人？
二恨来我只把地神爷恨，
这世道不公平怎样行人。
三恨来我只把繼母来恨，
你卖我入娼門全不問問心！
四恨来我只把王金龙恨，
你不該去南京杳无音訊。
五恨来我只把老鴇儿恨，
她不該将公子赶离院門。
六恨来我只把申宏来恨，
他不該凭錢勢与我贖身。（留）

崇公道：唉！你說那申宏，他是个販馬商人，
有几个糟錢，与鴇儿打排定計，总算替你
贖身从良了，也是件好事。說起他既有前
妻，就不該让你做妾，弄得打破醋缸，淨
鬧飢荒，这就是娶小的人該遭殃，你再后
悔也趕不上。怨也无益，走哇。

苏 三：（接唱）

七恨来我只把皮氏女恨，
她不該用葯飯毒死夫君。（留）

崇公道：对！皮氏女真不是个好东西，那一天老伯从她门前路过，见她和一个人眉来眼去的，我才知道她是皮氏。你想么，这么坏的女人，怎能心肠不毒呢？就是好的大夫人，被人挤的没地位了，也要生起是非来。人常說：要生一月的气，做上一双窄鞋；要生一辈子的气，娶上个姨太太。这也不足为怪。走吧。

苏三：（接唱）

八恨来我只把赵监生恨，（倒累西京）

他不該串通奸诬陷我身。（留）

崇公道：苏三，这些事老伯都比你清楚。皮氏与赵监生勾搭，她是瞞不过丫头的，皮氏廉恥丧尽，良心丢完，就把丫头也孝敬了赵监生。奸情串通一气，哪有你的便宜。这也不算稀奇，勿須再提。

苏三：（接唱）

九恨来我只把王知县恨，

他貪脏又卖法苦害黎民。（留）

崇公道：你说王知县呀，他才是大大的一个貪官。常言道：天下衙門朝南开，有理无錢